

燕特维卡为啥不说话（《文学作品活页文选》第12期）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书籍编辑部编辑 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5印张 60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江苏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6055·236

定价0.23元

·外国中篇小说·

盖特维卡为啥不说话

〔捷克〕 雅·科拉罗娃

李辰民 袁振武译

圣诞节后的一天深夜，民警发现了一个冻僵了的女孩坐在围墙旁，虽经再三盘问，但她始终不肯开口。女孩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她为啥不说话？小说就从这里展开了……

小说的结构别具一格。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民警：

12月26日零点十二分，我在值班巡查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她坐在石围墙上，没有戴手套、帽子和其他头饰。我断定此人已神志不清，可能会冻死，于是喊了她一声。她颤抖了一下，抬起头，但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我，因为她好象是个盲人。那时我看清了，这是个女孩子，脸已冻得发青。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，浅色的头发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。

女孩很瘦，尽管天气严寒，她穿得很单薄。对我提出的问题，她一个也不回答。我把她带到派出所去，好让她烤烤火，再吃点东西。她没有任何反抗，一路上和到了派出所以后，始终是默不作声。她喝了两碗茶，吃了两份鹅肉、一块面包和一个甜面包。可见，她已经饿坏了。吃完后，她马上就在桌旁睡着了。我们把她放到值班床上，并询问当地保育院，是否丢了一个女孩。回答是否定的。但在得知孩子的特征后，值班保育员猜测，这可能是今年八月底送回父母身边的盖特维卡·波科尔娜。经辨认，确实就是她。在请示了保育院主任后决定，将女孩重新送到保育院，以便弄清情况。女孩醒来以后仍然一声不吭，既不表示同意，也不表示拒绝，只是迟钝地往我们后面看着，又仿佛什么也没看见。保育员答应给女孩以必要的医疗帮助，同时他们将查清，这个盖特维卡·波科尔娜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以及是怎样从布拉格来到这个城市的，她为什么又坐在离保育院不远的围墙上。

保育院主任：

盖特维卡的父母在回答我们的询问时说，在圣诞节的前夜，一吃过晚饭，她就不辞而别了。12月25日早晨，她已经不在家里。母亲说，她并不希望把女孩再送到她那里去，因为半年来这孩子一直过不惯家庭生活，常常表现得忘恩负义，她在圣诞节前夜的出逃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在8月底之前，也就是说在将满十二岁之前，盖特维卡一直生活在各种保育机关里。从学龄时代起，她到了我们这儿。教育她并没有碰到什么特别困难。她很容易适应环境，没有什么主见，乐意服从其他孩子，甚至年龄比她小的孩子。在集体中，大家都喜欢她，因为她佩服所有的人，而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。

她学习成绩中等偏下，读书还算用功，记忆力不错，但完全没有进取心。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，我们对她的学业并不逼得太紧，我们认为，只要她将来能胜任简单的工作就行了。

她的健康状况常叫我们操心，盖特维卡患有白化病^①，此外，她的视力很差，在电灯光底下，眼睛就看不大清楚。她很容易受感染，但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严重的疾病。医生认为，这一切都是由白化病引起的。民警记录上写着，女孩很瘦。盖特维卡过去也一直很瘦。虽然给她增加了营养，但体重没有明显增加。她胃口还好，喜欢吃甜食。

根据法院判决，我们把盖特维卡送还给她母亲。我们认为，即使最好的保育院也不能代替孩子的家庭。还在盖特维卡

^①一种先天性疾病，患者体内缺乏色素，毛发都呈白色，皮肤呈粉红色，眼睛怕见光。

出生前，她的父母就离了婚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母亲对孩子不感兴趣，父亲倒是常来探望孩子，带礼物给她。也许，正是由于父亲常来，母亲才不愿来看她。盖特维卡的父亲被认为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寄生虫，他生活放荡，这最终导致他进了精神病院，接受强制性治疗。

大概由于幼稚无知，盖特维卡的母亲年纪很轻时就嫁给了他。离婚后，她读完了中学，不久就第二次结婚，又生了两个孩子。对她新家庭的情况所作的调查表明，父母很关心孩子，经济宽裕，对我们的决定也表示赞同。

当盖特维卡的生父被剥夺了做父亲的权利后，把盖特维卡送还给母亲的障碍消除了。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法院第一次开庭时，母亲没有到场，但在第二次开庭时，她表示愿意把孩子接到自己的新家庭去。她的丈夫也同意这一决定。

盖特维卡爱父亲，但根据她的性格，可以肯定她也会依恋母亲和弟弟妹妹的。我们相信，她很快就会习惯新家庭的。如我前面所说，盖特维卡是个性格随和，挺容易习惯集体生活的孩子。

听到她从家里逃跑的消息，我大吃一惊。我马上到了保育院，与她一起度过了一整天。她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老是看着旁边的一个地方，我甚至认为，她好象对任何人都不屑理会。起初，她不拒绝吃东西，但只要我一看到她，她就马上不吃了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空间。

对她作了详细的体格检查，但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，她身体健康，没有发现受过暴力的痕迹。检查时，盖特维卡不回答医生和护士的问题。她在学校里，完成书面作业。但不回答老师的提问，谁也不能叫她开口。

我认为，最好等待一段时间，也许，保育员和孩子们能使她

不再缄默，要不就只得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。

社会赡养局工作人员：

盖特维卡不说话了？简直不可思议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小乖，一看到她的样子就叫人心疼。她的两只小手，真象拔光了毛的翅膀。

当时的情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她突然喊起来：“鹤，鹤！”她贴近窗口，抬起小肩膀，仿佛一打开窗户，她就会跟着它们飞走似的。

我至今还听见她的声音：“鹤，鹤”，后来是：“蘑菇，红蘑菇”，接着又是：“苹果，我差一点摘到它了；兔子，活兔子，你瞧，这正是兔子，”——从俄斯特拉发到布拉格，她一路上老是嚷个不停。

我想，炎热会使她精疲力竭的，然而我想错了。我自己倒很想马上打一会儿盹，她却毫无倦意：“小房子，您看，多美丽的小房子！我多么想住在这小房子里。”突然又是：“池塘！”不一会儿又叫起来：“坟墓！”她还不停地嚷嚷着什么，弄得人们都回过头来看我们。

你们知道，这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。但我装出一副冷淡的面孔，免得她纠缠不休，问长问短。

我过去不认识盖特维卡，而她一下子就跟我熟悉了。她真象一只可爱的小猫，你只要说一句亲切的话，她就会坐到你的膝盖上，喵喵，喵喵地叫。简直不可想象，谁能那样欺侮她呢。

我已经退休了，但退休后还在人民委员会社会赡养局当护士。我们人手少，工作并不轻松。我原以为，在这里工作神经不会特别紧张的，因为不要去护理病人。但事实完全不是如

此。不管你看到过多少不幸的事，但每看到一次，你的身体，你的心灵还是要受到折磨。

我是主动要求护送这女孩的，我的一个小孙儿在布拉格，是个少有的淘气鬼。他还不满两岁，就已经什么都会唠叨了。他不叫我阿婆，叫奶奶，这是儿媳教他的。儿媳人很好，我与她处得挺融洽，也许是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，离得远的缘故吧。我打算把女孩送掉后，在儿子那里待几天，上格拉德昌去走一走，我很喜欢从河边上眺望它。我嫁到了俄斯特拉发，现在已经住惯了，但我仍然很喜爱布拉格，尽管那里脏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。一百五十克郎路费——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而孩子反正是要人护送的嘛。

我们乘的是日班车，占到了好座位。盖特维卡坐的位置更舒适些，她在膝盖上舒展开裙子。她瘦得简直叫人揪心。我要说，她真象只凸出几条腿的蜘蛛。

她要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会给她染一染睫毛和眉毛。当然，给孩子一般是用不着这样做的。但大家都瞪着眼看她，她当然不太高兴。我自己也尽量不去看她，但她的睫毛似乎对我很有吸引力。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。白色的睫毛盖了半个脸，眼睛是红棕色的，幸好，这个可怜的孩子戴着眼镜，还并不怎么显眼。

我问她：能回家了，高兴吗？而她用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一声不响，只是看着我。

她反应有些迟钝，我真以为她有点呆头呆脑，不会立刻回答你的问题。

“不知道。”她终于说了一声。真是的，这样的回答用不着踌躇嘛。

当我对她作了进一步了解后，我明白了，她并不象我所想

象的那么迟钝，她只是看一看，你们要听到她什么样的回答。您知道吗？她根本没有自己的看法。

看我扯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们乘了日班车，没有地方吃东西。在乘车前，我总是心神不定，但一坐进车厢，就定心了。在车过了第一个站头后，我建议吃点东西，我带了点煎肉排，为了防止坏掉，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从冰箱里取出来的。

盖特维卡也带了路上吃的东西。本来这是件平常事，可我呢，眼泪甚至都涌上了眼眶。我拿起纸包，从里面拿出两块夹有干灌肠的面包片，两块三角形的干酪，两个鸡蛋，一克郎钱的饼干，几只绿苹果。我觉得她真可怜。这包保育院给她的点心，给人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、忧伤的、冷冰冰的感觉。

这个瘦孩子是怎么吃东西的呢？您简直不能想象：她毫不客气地拿了块煎肉排，又拿了块馅饼。当她喝茶时，可以看到每一口水如何从她的细喉咙里滑下去的。她的皮肤是透明的，尽管已经八月底了，但一点也没有晒黑，不过也并不苍白，而是显出一种绯红的颜色，嘴唇鲜红鲜红的。以后，也许她会变得漂亮的，只要她身体健壮一些，睫毛染一染就行。有些人甚至挺喜欢这种长得很奇特的孩子呢。

在吃东西时，她也不停地唠叨，象一个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没个完：“今天我们保育院里也吃炸肉饼、黄瓜色拉和果汁馅饼。”

“你喜欢吃馅饼吗？”

“很喜欢。但我最喜欢吃卷筒饼了。爸爸有时给我买四个呢。”

“你吃得了吗？”

“四个一下子全都吃得下。”

她微微一笑，突然又黯然神伤起来。

“他现在在医院里，但又不放我进去看他。”

“是呀。要满十五岁才让进去呢。就是说，你还要过三年。不过，那时他也已经恢复健康了。”

我从她的材料中了解到，她父亲的情况很糟，但难道可以一切都告诉孩子吗？她还太小，不能让她知道真情。

“爸爸要能每星期天都来就好了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，他要给总统先生当警卫嘛。”

幸好，谁也没有听见我们的话。天气闷热，大家都在书报上面打盹。保育院在把孩子交给我照管之前，曾让我看了她的档案材料。

我的天呀，这恶棍胡编了些什么东西！而这个可怜的孩子还让我看了他的照片！这照片是从什么证件上撕下来的。照片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：狭长的小脸，嘟起的小嘴，额上散着一绺卷发，这哪象个男人，简直象个女人。

在孩子面前，我自然对他赞扬了一番，我说，真是个好男子，而她叹息一声说：我的头发要能象他一样就好了。

“你的头发也挺漂亮，”我尽力安慰她说，“再说，如今平滑的发型也很时髦。”

“要是我的头发象萨莎一样，是黑色的就好了。萨莎可漂亮了。她的皮肤晒得漆黑漆黑的。”

她想起了吉塔，还想起什么人。请我吃了水果糖，这是分别时孩子们塞给她的。她有一只十分破旧和肮脏的小箱子。她在那里珍藏着小朋友们赠送的纪念品和各种小物品。我看也没有看。我有这样的想法：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。也许，这种看法不对，我就不大愿意对自己的孩子管得太死。谢天谢地，他们都长大成人了。延达没有辜负我的希望，卡特卡虽然贪玩一点，但我也还是信任她，随她自己去安排。

“盖特维卡，我亲爱的孩子。”我对她说，“我知道，你爱爸爸，这很好。但你要懂得，你的妈妈与他合不来，离了婚。最好别让她看到这张照片，把它藏藏好。”

她十分惊诧地凝视着我。我是多么难以忍受她的目光呀，这您最好别问了。后来，她对着照片端详很久，终于把它藏到撕破了的箱子的夹里下面。她啪地一声关上箱盖，把手按在上面。

但过了一会儿，她照旧愉快地嚷着，叽叽喳喳地讲着周围看到的一切，假依着我，啃着苹果。直至火车到站时，她突然说：

“您知道我想什么吗？我希望路永远没个完，我们大家乘呀，乘呀，越乘越远，越乘越远。”

她的声音里带有多大的忧伤！还有恐惧。当然，她心里害怕，这有什么奇怪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这可怜的孩子一生中第一次要与自己的亲生母亲，自己的亲妈妈见面了。对于成人来说，这也不是小事情。我冥思苦索，却怎么也想不出该对她说些什么，好让她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。

“别害怕，盖特维卡，肯定有人来接我们的，我已给儿子发了电报。”

她坐到角落里，头枕在我的肩上。

“现在可别睡觉了，看，一大片森林。布拉格就要到了。”

后来，她在盥洗室里洗了脸，我给她换了件漂亮衣服。

“你看，多合身，别担心，他们会喜欢你的。”

她淡淡一笑，象钳子一样紧夹住我的手，已经寸步也不离开我了。儿子已在月台上等着我了，我轻松地叹了口气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带着别人的孩子，还有箱子、沉甸甸的包、网袋，总不能空着手来呀，而且到处人山人海的。

我们乘了车直抵目的地。在俄斯特拉发，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好，但这里也不错。房子很好，多半是公寓式的大房子，楼梯上有淡蓝色的橡皮长条毯，平台上放着橡皮树的盆景。可见，这儿的住户很注意整洁。

我们上楼时，我听得见盖特维卡的呼吸声，短促而急速，犹如一只被追逐的兔子。她的激动也感染了我。

我按了门铃。她开了门，这就是她的母亲。年轻、端庄，穿着华丽，她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一看到她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，她怎么会长得如此丰满，汗津津的脸，头发披散着，穿得又这样妖艳。

“您好！”她说，“劳驾，请换鞋。”

她俯下身去，递给我们软底便鞋。

我们换了鞋。这时，我甚至对盖特维卡看一眼都感到害怕，所以无法知道她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感觉，是不是象我一样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，还是她还年幼不懂事？

你们知道，十二年后看见了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竟然说：劳驾，请换鞋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劳驾，请换鞋！也许，那要比感伤的场面更好些，也许，她是在掩饰自己的激动。我完全不想冤枉她。

她把盖特维卡留在前厅里，将我领进房间，过去我总认为，我的住房陈设讲究，整齐清洁，并一直引以为自豪，但这时我明白了，我其实是住在真正的洞穴里。这房间里的一切都闪闪发光，仿佛这儿的空气、光线和色彩都有它的独特之处。我好比一只老鼠钻进了漂亮舒适的洞穴里。

“她身体健康吗？”她母亲问，“要知道我还有两个孩子，卡捷尔任娜还不满三岁呢。”

我实在气不过了。

“盖特维卡又不是从医院里来的。这是给您的公文。医疗卡将由门诊部寄来，手续已经办妥。”

“我该付给您多少钱？”

“分文不用付，全由国家支付。”

我故意加重语气说了这句话，因为尽管她给我挪过来一张椅子，自己却仍然站着，甚至没有建议我喝一杯咖啡；她清楚地知道，我们在路上奔波了一整天，而盖特维卡出来得还要早一些，当然，我并不是要喝她的咖啡，但总应该注意一点礼节吧。

“那就谢谢您了。”她说，“我没有其他事情要问了。”随后，她开了门。

盖特维卡站在前厅原来的地方，手里拎着箱子。她差一点把我推倒，扑到我的颈脖上——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！她那全是泪水的面孔，我到死也不会忘记。

“你在家要乖一点，盖特维卡。”

我把她放开了，在楼梯上给自己和她擦了眼泪。我简直泣不成声了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又不是把她送给了外人，而是送给她的亲生母亲。这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太太总会受到一点震动吧，盖特维卡是个好孩子，母亲一定会眷恋她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儿子问，“我在这儿等着你呢。是不是让你喝了杯酒，这样摇摇晃晃的？”

“我们快走吧，”我说，延达笑了起来。我平常很怕乘汽车，但这时已不得快一点离开，不去想这件事，本来嘛，这毕竟只是公事，一般人办完公事以后总要想休息休息的。事情办完了，孩子到了母亲身边，我也有空了，应该休息休息了。

但这一次去儿子那里，我丝毫也不感到高兴。我的耳边总是萦绕着这句话：“……劳驾，请换鞋。”

母亲：

自愿！是的，我是自愿把她领回来的，自己同意的。我丈夫身居要职，我能不这样做吗？许多人嫉妒我们，真巴不得他下台！我们总不能因为一个孩子而被人控告呀。

尽管法律有明文规定，但对于我们的要求则与其他人完全不同。难道我能向人民委员会申请抚养费吗？盖特维卡的父亲一克郎也不付，但我丈夫不允许我采取什么措施。他说服了我，不值得为了二三百克郎去丢人现眼。

我的丈夫是个大好人，他从未责备过我什么，只是说，做蠢事有时要比做卑鄙的事付出更高的代价。但是，由于我的愚蠢，他付出了代价，这使我很痛苦。我还是有良心的呀。

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盖特维卡共花了我三千二百六十三克郎，这都有记录在案，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，这样，我在丈夫的孩子身上就少花了这笔数目。我还没有算进衣服的钱，衣服是用我的衣服改的或是用我绒线衫上拆下的毛线改结的，这还只是直接的开支呢。我总觉得自己象个贼，丈夫不得不为我的罪过付出代价。

母亲停止照管我以后，我就失身怀孕了，那时我才十六岁。可惜，那时我害怕告诉我母亲。这是我的错误，丈夫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不瞒他，他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我。

母亲认为，宁可做个离了婚的人，也比做孤单单的母亲强。她说得对，我结了婚，但我从没有跟这个恶棍一起生活过，尽管他常来我们这儿并进行威胁，由于他的缘故，我们甚至不得不搬了家。幸好，他被捕了，才不来跟我纠缠，但毕竟毁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。只有我的丈夫给我补偿了这一切。

现在他必须抚养别人的孩子——我真感到羞愧难言。

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指望她会感恩戴德的，漂亮的大衣她不喜欢，我们给她吃了多少东西也不起作用，体重连一克也没有增加。

她肯定会成为废物。她是七个月的早产儿，生下时还不到一公斤。妈妈那时就说：你最好别看她，用不着把心思花在她身上，她反正是活不长的。

我没有马上把她送掉，而是将她放在保温箱里细心照料。后来我自己不能带她了，我得读完中学。而且我也不愿她父亲有一个来找我们的借口，我不愿与他有任何联系。现在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我一点也不怜悯他——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嘛。

是的，我收留了盖特维卡，因为没有其他办法。她待在我们这儿的那段时间里，我从没亏待过她，我的丈夫是领导干部，是个忙人——他有时也抽时间跟她谈谈话，但她毫无感激之意。她不懂得，为了她，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。她一来，我们家里全乱了套，我不敢正眼瞧丈夫。他要定期在经济上负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的生活费，在学习期间一直要负担，而现在还得抚养别人的孩子。

谁能担保，盖特维卡不会出现不良的习气呢？要知道，她现在已经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了不好的影响，这两个孩子我们是要尽量给予关心的。

我认为，既然在我们为盖特维卡做了这一切之后，她还不辞而别，那么强迫她留在我们这儿就毫无道理了。

至于说她一直不说话，这你们大可不必担心，到时候她会开口的，这孩子是很有心眼的，表面正经，心里坏。

普尔热苗克：

告别嘛，我们是没有告别，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场面。那时

我给她带来了巧克力糖纸，放在床头小柜上。我完全不是爱上了她，这全是瞎说，我与她要好，只不过是要好而已，我们保育院的小朋友是应该互相爱护的。

干吗要保护她呢，她完全用不着保护，小朋友都喜欢她，她不骄傲，什么东西都愿意送给我们。她太善良了，善良得简直叫人看了难受。

我们叫她“母牛”，这是真的，但根本不是欺侮她。她的眼睛和睫毛简直跟母牛一模一样。叫她母牛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也叫伊特卡小猪，她也没有感到委屈嘛。

她为什么不说话——这我不知道，很可能是不高兴说话，不应该逼她，也许她喉咙痛，或者咬伤了舌头。在学校里，可以根据她的书面作业打分数，她功课是做的，测验的试卷也是交的。大家都爱缠着她问，为什么不说话，别管她不就行了嘛。

谁在我们背后搞特务活动？准是吉塔，不会是别人的。盖特维卡跟我说话，不跟她说话，所以她恨我们。我怎么泄漏秘密了？我说了些什么？她说了些什么？她为什么不能说话呀？她的舌头可没有烂掉呀。

她说，要是再把她送回去，她就自杀。我不知道，家里是怎样对待她的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我讲的是少先队员的真话，她只是说……不，我不能讲，你们会责备她的。

我知道，这是为了她好，要不你们休想从我这儿问出一句话。我不是告密者，女孩子才会干这种事呢。嗯，她说，所有的大人都是不好的，她说了一个“K”字开头的词，不是母牛，比母牛还要坏。她以后再也不和他们讲话了，她只跟小朋友讲话。

我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？当然，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长大

的，但也许这一切在她长大之前就会过去的吧？只是别把她送走，你们不要把她送走，我很不喜欢分别，真可惜，上次我送给她的糖纸全让大家扔掉了。

盖特维卡，

（她没有说出的话）

我妈妈可漂亮了，漂亮极了。谁也没有这样漂亮的妈妈。爸爸说得对，她的眼睛象天上的星星。以后我就叫她星星，星星妈妈。

我敢说，她的声音象丝一样柔和。她说：劳驾，请换鞋，她不是说脱鞋，而是说，劳驾，请换鞋，她递给我一双软底鞋，很大，大概是她的鞋。她把自己的鞋给我穿，真善良。

但是，我为什么站在前厅里呢？也许这是检疫所吧？要在这儿待多久？还有一个人也在这儿等着呢。真是丑八怪。腿象鹭鸶的腿一样细，衣服象挂在衣架上一样。天哪，这就是我自己。这就是我自己呀！这不是门，而是一面镜子。我整个人都在镜子里照出来。多可怕，头发是白的，眼镜是黑的。她肯定不会喜欢我的。

有人把鼻子伸了进来。这大概是弟弟。我现在甚至还不晓得他的名字。他这么小！真有趣，他知道我是谁吗？

“你要小汽车吗？”

“我自己有很多小汽车呢。”

就是说，他不要。但我再没有其他东西好送给他了。

这是她的丈夫。天哪，他穿的什么衣服？是不是长袍？这样直瞪瞪地看着我！我的腿简直要发软了。他好象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，也许，我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？

但我还在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，我仍然象以前一样。

“爸爸，你就不能挑好一点儿的東西嗎？”

“啪”一记耳光，他狠狠地揍了他一下，连我也差一点儿要跌倒了。他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他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嘛，我们保育院里的一些小朋友说话才粗鲁呢，布罗尼娅对什么人都要欺侮，但老师也不敢动手打她一下呀。

他们终于走了。他把他拖进了房间，弟弟真可怜。我的爸爸比他好。要是爸爸没有这样重要的工作，要是他不老是外出，妈妈就会跟他在一起了。

送我的阿姨来了。她怎么准备走了？哪怕待一天，待到早晨走也好嘛。

“有谁欺侮你了吗？”

“不，哪儿会呢。”

只要星星妈妈不感到难过，我以后再也不哭了。为什么她要东张西望？可见，她也怕他。但现在我在她身边了，我会保护她的。

她说，先要洗一个澡，好吧，洗就洗。但她要把我的箱子拿到哪里去呢？我以后在哪里找到它呢？浴盆太小，我勉强能坐进去。

“好好洗洗，头发也要洗。你身上没有虱子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

她可以看一看嘛。在检疫所里常常要检查的。让她摸摸我的头发才好呢。我多么希望她能摸摸我的头发呀。她的手漂亮极了。指甲象宝石一样。而我的指甲老是会裂开。

她掩上浴室的帷幔，好让莲蓬头的水不溅到地板上。帷幔象烟一样轻飘飘的。上面还有什么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看不清。好象一朵朵的小花。

肥皂水流到了眼睛里，我用刷子擦拭自己的身体。我要洗